



唐摭言卷第四

節操

裴晉公質狀眇小相不入貴既屢屈名場頗亦  
自感會有相者在洛中大為播紳所神公特  
造之問命相者曰郎君形神稍異於人不入  
相書若不至貴即當餓死然今則殊未見貴  
處可別日垂訪勿以蔬糲相鄙俟旬日為郎  
君細看公然之凡數往矣無何阻朝客在波  
因退遊香山佛寺徘徊廊廡之下忽有一素





衣婦人致一緹縉於僧伽和尚欄楯之上祈  
祝良久復取笈擲之叩頭瞻拜而去少頃度  
方見其所致意彼遺忘既不可追必料其再  
至因為收取躊躇暮婦人竟不至度不得已  
携之歸所止詰旦復携就彼時寺門始闢俄  
覩向者素衣疾趨而至逡巡撫膺惋歎若有  
非橫度從而訊之婦人曰新婦阿父無罪被  
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一直千金繩以  
貽津要不幸遺失於此今老父不剛之禍無  
所逃矣度憮然復細詰其物色因而授之婦  
人拜泣請留其一不願而去尋詣相者相者  
審度聲色頓異大言曰此必有陰德及物此  
後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再三詰之度偶以  
此言之相者曰祇此便是陰功矣他日無相  
忘勉旌勉旌度果位極人臣

盧大郎補闕

盧名上字與僕家  
諱同下字曰暉

非平鄭公之甥

也暉少孤長於外氏愚常誨之舉進士咸通  
十一年初舉廣明庚子歲遇大寇犯闕竄身



南服時外兄鄭績鎮南海暉向與績同庠序  
績在州縣官暉自號白衣卿相然二表俱為  
愚鍾愛爾來未十稔績為節行將暉乃窮儒  
復脫身虎口挈一囊而至績待之甚厚時大  
駕幸蜀天下沸騰績勉之出處且曰人生幾  
何苟富貴可圖何須一第耳暉不吝復請賓  
佐誘激者數四復虛石席以待暉因曰大  
朝設文學之科以待英俊如暉能否焉敢期  
於饜餐然聞昔舅氏所勗常以一筭見勉今  
舊館寂寥奈何遠宿昔之約苟白衣歿世亦  
其命也若見利改圖有死不可績聞之加敬  
自是龍鍾場屋復十許歲大順中方為弘農  
公所權卒於右袞

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父穎守操頗有古賢之風  
泰妻即姨女也先是姨老矣以二女為託曰  
其長者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  
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癘疾非泰何適衆皆  
服泰之義嘗于都市遇鐵燈臺市之而命洗



刷即銀也泰亟往還之中和中將家于義興  
置一別墅用緡錢二百千既半授之矣泰遊  
吳興郡約迴日當詣所止居兩月泰迴倚舟  
途步復以餘資授之俾其人他徙于時覩一  
老嫗長慟數聲泰驚悸召詰之嫗曰老婦常  
迨事舅姑于此子孫不肖為他人所有故悲  
耳泰憮然久之因給曰吾適得京書已剔除  
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訖  
解維而逝不復返矣子辰進士及第入梁為  
省郎

論曰范宣之三立德居其首夫子之四科行在  
其先矧乃五常者總之於仁百慮者試之於  
利福禍不能迴至德貧富不能窺至仁夫炯  
戒之倫而窮達不侔者其惟命與苟屆諸道  
又何窮達之異致矣

與恩地舊交

劉虛白與太平裴公早同硯席及公主文虛白  
猶是舉子試雜文日簾前獻一絕句曰二十



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  
多少猶著麻衣待至公

孟祭年長于小魏公放榜日祭出行曲謝沆泣  
曰先輩吾師也沆泣祭亦泣祭出入場籍三  
十餘年

長孫籍與張公舊交公尤呼籍公嘗諷其改圖  
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師友

李華以文學名重於天寶末至德中自前司封  
員外起為相國李梁公峴從事檢校吏部員  
外時陳少遊鎮淮陽尤仰公之名一旦城門  
吏報華入府少遊大喜簪笏待之少頃復白  
云已訪蕭公功曹矣即穎士也

廬江河長師趙郡李華

范陽盧東美少與韓衢為友江淮間號為四夔  
裴佖字弘正宰相耀鄉之孫吏部郎中綜之子  
卒於工部尚書鄭餘慶請先行朋友服佖謚  
曰貞子曰泰章



喬潭天寶十三年及第任陸渾尉時魯山元公  
客死是邑潭減俸禮葬之復卹其孤李華三  
賢論云潭昂之孫有古人風李華稱元德秀  
張友略志如道德行如經術

貞元十二年李摯以大宏詞志揚名振與李敏  
同姓同年同登第又同甲子及第時俱又同

門摯嘗荅行敏詩云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  
同

隴西李舟與齊相國映友善映為將相舟為布

衣而舟致書於映以交不以貴也時映左遷

於夔舟書曰三十三官足下則足下長者僕

心未忍欲以故人處足下則慮悠悠之人以

僕為跪我欲修書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

夔國於蒼生之望則為不幸為足下謀之則

名遂身退斯又為難僕昧時者謹以為賀但

鄱陽雲安道阻且長音塵寂茂永以三增歎

僕所疾沉痾方率子弟力農為世疎矣足下

亦焉能不踈僕耶足下素僕所知之其於得



喪固怡如也然朝臣如足下寡矣明王豈當  
不察之耶惟強飯自愛珍重珍重

李華祭蕭穎士文維乾元三年二月十日孤子  
趙郡李華以清酌之奠敬祭於亡友故楊府  
功曹蘭陵蕭公之靈嗚呼茂挺平生相知情  
躰如一歲月之別俄成古今天乎喪予此痛  
何極華豐罰深重艱難所鍾殊方永慕觸目  
號裂途窮易感况哭故人以足下才惟挺生  
名蓋天下道孤命屈淪阨終身避亂全潔忠

也冒危遷祔孝也有王佐之才先師之訓而  
歿於道跣何負於天乎痛哉華疇昔之歲幸  
忝周旋足下不弃愚劣一言契合古稱管鮑  
今則蕭季有過必規無文不講知名當世實  
類無人循環往復何日忘此存實等泣血千  
里羈旅聞其一衷心骨皆斷夫痛之至者言  
不能宣雖欲寄詞祇益填塞茂挺君其降靈  
尚享

韓文公瘞硯文隴西李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



師或貽之硯四年悲歎否泰未嘗廢用凡與  
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間役  
者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於京師里中昌  
黎韓愈其友人也贊而識之士乎成質陶乎  
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毀不忍弃埋而  
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瓦礫異

杜工部交鄭廣文嘗以詩贈虔曰諸公衮衮登

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々獸梁肉廣

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義出義皇先生所孤

或屈宋德尊一代常壞坎名垂萬古知何用

杜陵野老人更嗤短褐身窄鬢如絲日糴太

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衾期得錢則相覓沽

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清夜沉

沉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但覺高歌有鬼

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

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

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

須聞此意慘澹生前相遇且銜盃又曰廣文



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則騎馬歸頗遭長官  
罵垂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賴得蘇司業時  
時與酒錢及虔即世甫賦八哀詩其一章誅  
虔也

崔群字敦詩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與韓愈為  
友群佐宣州幕時愈與群書論交略云考之  
百行而無瑕窺之間奧而不見吟域明白淳  
粹輝光日新者唯吾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  
然曉聖人之書靡所不讀其精麗巨細出入  
晦明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源者也以  
此而推之而廣之誠足下出群拔萃無謂僕  
從何而得也

劉駕幸曹鄴為友俱攻古風詩鄴既擢第而不  
即出京俟駕成名同去果諧志

毛傑與盧藏用書月日雲夢子毛傑謹致書於  
盧公足下傑聞君所貴者道也所好者才也  
故才高則披襟而論翰墨道狎則言事而致  
談笑何必雞鳴狗盜始資僥倖之能簞食瓢



飲不顧清虛之用自公立名休代博物多能  
帝曰爾諧擢為近侍所以從容禁省出入瑣  
闈忠彌在躬優柔薦及傑時在草莽運厄窮  
愁思折俎而無因嗟掃門而不逮豈群邪邁  
逆聯声嗷々紫奪我朱遠詣惡土賴公神色  
自若心行不逾餌芝朮以養閑坐煙篁而收  
思傑梁鴻遠旅閔仲未歸留戀德音徘徊失  
踞互鄉童子當願按於宣尼蘇門先生竟未  
言於阮籍公於傑者如彼僕於公者若此百  
年朝夕何事惜于交遊四海弟兄何必輕于  
行踞賈生不云乎達人大觀物無不可小智  
自私賤彼貴我况公拂衣高尚習靜閑局世  
事都捐尤精道意豈有自私而已無大觀者  
哉倘能憐雲壑獎無知慙張良小子說鴻蒙  
之偈遺黃石之書虛往實歸霑霑之微潤衰  
多益寡若丘山之一毫則知足下之春深焉  
小人之慶畢矣

盧荅毛公毛子足下勤身訪道不毒氛瘴裹粮



鬼門放蕩雲海有足多矣一昨不遺猥辱書  
札期我遐意詢于道真使人慙愧也僕知之  
矣士之生代則有冥志深蔽滅木穹室鍊丸  
丹以咽氣味三秀以詠言固將養蒙全理不  
以能鳴天性其上也義感當途說動時主懷  
全德以自達裂山河以取貴又其次也至於  
誠信不申忠孝胥缺獨禦魑魅永投豺虎無  
面目以可數推心膺以問天期最下也僕在  
壯年常慕其上先貞後黷卒罹憂患負家為  
孽置身于此何顏復講道德哉雖然少好立  
言亟聞長者之說老而彌篤猶憐薄暮之晷  
加我數年底無大過覽莊生鷗鵬之喻則乾  
坤龍馬之旨可好矣培風運海則六九之源  
無差矣隳之正氣則洗心藏密有由矣開卷  
獨得恬然會真不知寰宇之寥廓不知生之  
與謝斯亦暖昧所守何必為是儻吾人起予  
指掌而說今之隱几不亦樂乎道在稊稗無  
相阻曷為區、過勞按劍也頃風眩成瘵下



淚復屬筆力此還答無所銓次淹速庶期不  
在我盧藏用頓首

方干師徐凝干常刺凝曰把得新詩草裡論反  
語曰村裏老李頻師方干浚頰及第詩僧清  
越贈干詩云弟子已得桂先生猶灌園

韓文公名播天下李翱張籍皆升朝籍北面師  
之故愈答崔立之書曰近有李翱張籍者從

予學文翱與陸倕外書亦曰韓退之文  
非茲世之文也古之文也其人非茲世之人

古之人也後愈自潮州量移宜春郡人黃

頗師愈為文亦振大名頗嘗觀盧肇為碑版

則唾之而去案實錄愈與人交其有淪謝皆

能卹其孤復為畢婚嫁如孟野張籍之類是

也李義山師令狐文公呼小趙公為郎君於

文公處稱門生

郭代公年十六入太學與薛稷趙彥昭為友時  
有家信至寄錢四十萬以為學糧忽有一縑  
服者扣門云五代未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時



舉大事之於資財聞公家信至頗能相濟否  
公即命以車一時載去略無留者亦不問姓  
氏深為趙薛所誚元振怡然曰濟彼大事亦  
何誚焉其年為糧食斷絕竟不成舉  
熊執易赴舉行次潼關秋霖月餘滯於逆旅俄  
聞鄰店有一士吁嗟數四執易潛伺之曰前  
堯山令樊澤舉制科至此馬斃囊空莫能自  
進執易造焉遽輟所乘馬倒囊濟之執易其  
年罷舉澤明年登科

代公為通泉縣尉掠賣千餘人以供過客天后  
異之召見大愜聖旨并口占古劍一篇以進  
上竒之命繕寫當直學士

楊虞卿及第後舉三篇為校書郎來淮南就李  
翱親情遇前進士陳商啟護窮窘公未相識  
問之倒囊以濟

李北海年十七携三百縑就納國色偶遇人啟  
護倒囊救之

許崇久困名場咸通末馬戴佐大同軍幕崇往



謁之一見如舊相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  
未嘗問所欲一旦大會賓友命使者以崇家  
書授之崇驚愕莫知其來啓緘即知戴潛遣  
一介郵其家矣

贊曰

孰以顯庶臨財不苟孰以定交弘道則久窮乃  
益堅達以胡有無得無喪天長地久君子行  
之小人則否

唐摭言卷第五

切磋

后云繆公當是李程

大居守李相讀春秋誤呼叔孫姑勅曰讀一卷

有小吏侍側常有不懌之色公悞問之爾常  
讀此書耶曰然胡為聞我讀至此而數色沮  
耶吏再拜言曰緣某師授誤呼文字今聞相  
公呼姑勅為姑勅方悟耳公曰不然吾未之  
師也自檢釋文而讀必誤在我非在爾也因  
以釋文示之蓋書畧字以田加首欠小吏因



委曲言之公大慙媿命小吏受北面之禮號  
為一字師

韓文公著毛穎傳好博塞之戲張水部以書勸  
之凡三書其一曰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  
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為歡此有累於令德  
又高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  
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  
不為猶不為損况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  
君子固不為也今執事為之以廢棄時日藉  
實不識其然文公荅曰吾子譏吾與人言為  
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為戲耳比之酒色  
不有闕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體也若  
高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而為誨之耳  
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矣

羊紹素夏課有畫狗馬難為功賦其實取畫狗  
馬難於畫鬼神之意也投表兄吳子華子華  
覽之謂紹素曰吾子此賦未佳賦題無鬼神  
而賦中言鬼神子盍為畫狗馬難於畫鬼神



賦即善矣紹素未及改易子華一夕成于腹  
筍有進士韋豕池州九華人始以賦卷謁于  
華子華聞之甚喜豕居數日貢一篇于子華  
其破題曰有丹青二人一則矜能于狗馬一  
則誇妙于鬼神子華大竒之遂焚所著而紹素  
竟不能以已下之其年子華為豕取府元

陳嶠謁安陸鄭郎中

誠

三年方一見  
泛容誠謂

嶠曰識閔遷言否嶠曰偶未知聞誠曰不妨  
與之還往其人文似西漢

吳融廣明中和之際久負屈聲雖未擢科第同

人多贄之如先達有王圖工詞賦投卷凡旬

月融既見之殊不言圖之臧否但問圖曰更

曾得盧休信否何堅卧不起惜哉融所得不

如也休圖之中表長於八韻向與子華同硯

席晚年拋廢歸鏡中別墅

李翱與陸倕書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

校書年止於二十九雖有名于時俗其率深

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



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為善者將安所歸乎  
翺書其人贈于兄贈于兄蓋思君子之知我  
也與李觀平生不得往來及其死也則見文  
嘗與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楊子雲矣書已  
之文次忽然若觀之文亦見於君也故書若  
兩賦綴于前當下筆時復得詠其文則觀也  
雖不永年亦不甚遠于楊子雲矣書若兩之  
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  
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適意則孟  
軻既歿亦不見有過于斯者當筆下時如他  
人疾書之寫誦文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  
當書一章曰獲麟詞其他亦可以類知也竊  
愁不能無述適有書寄弟正辭及其終亦自  
覺不甚下尋常之所為者亦以贈焉亦唯讀  
觀愈之詞冀一詳焉翺再拜

李元賓與弟書曰年不甚幼近學何書擬應明  
經為復有文明經世傳不可墜也文貴天成  
強不高也二弟並良苟事立汝擢處高



景福中江西節度使鍾傳遣僧從約進法華經  
一干部上待之恩渥有加宣從約入內賜齋  
面賜紫衣一副將行太常博士戴司顏以詩  
贈行略曰遠來朝鳳闕歸去恋元侯時吳子  
任中諫司顏仰子華之名志在屬和以為從  
約之資融覽之拊掌大笑曰遮阿師更不要  
見便把拽出得其承奉如此矣

皇甫湜答李生二書第一書辱書適曛黑使者  
立復不果一二承來意之厚傳曰言及而不

言失人粗書其愚為足下答幸察來書所謂  
今之工文或先於竒怪者願其文工與否耳  
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出眾  
則竒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  
音不得不鏘於鳥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  
瓦石非有意先之也迺自然也必崔嵬然後  
為岳必滔天然後為海明堂之棟必撓雲霓  
驪龍之珠必固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固當  
以出拔為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



稱力不能哉。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其僅自見也。將不勝弊矣。孔子譏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進之也。來書所謂浮豔聲病之文，恥不為者，雖誠可恥，但慮足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向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廼足下者，所不為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苟方伐柯而捨其斧，可乎哉？恥之不當求也。求而恥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恥

濡足也。寧能自信其言哉？來書所謂急于立法，寧人者，廼在位之事。聖人得勢之所施為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流，詠歌紀述，光揚之，任任焉。聖人不得勢，方以文詞行於後。今吾子始學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凡來書所謂數者，似言之未稱，思之或過。其餘則皆善矣。既承加惠，敢自固昧，聊復所為。俟見方，盡澁再拜。

皇甫澁與李生第二書。澁白生之書辭甚多，志



氣甚橫流論說文章不可謂無意若僕愚且  
困廼生詞競於此固非宜雖然惡言無從不  
可不卒勿怪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  
於正也謂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於常  
廼出常也無傷於正而出於常雖尚之亦可  
也此統論奇之體耳未以言文之失也夫文  
者非他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  
務奇然亦無傷於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  
難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可以通理矣  
而以文為貴者非他文則遠無文即不遠也  
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  
何嫉之深耶夫繪事浚素既謂之文豈苟簡  
而已哉聖人之文其難及也作春秋游夏之  
徒不能措一詞吾何敢擬議之哉秦漢以來  
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遷  
相如楊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遠生書文  
亦善矣比之教子似猶未勝何必心之高乎  
傳曰其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生自視何



如哉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為奇矣豈礙理  
傷聖乎如龍戰於野其血玄黃見豕負塗載  
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弃如此何等  
語也生輕宋玉而稱仲尼班馬相如為文學  
案司馬遷傳屈原曰雖與日月爭光可矣生  
當見之乎若相如之徒即祖習不瑕者也豈  
生稱誤耶將識分有所至極耶將彼之所立  
卓爾非強為所處幾遂離嫉之耶其何傷於  
日月乎生笑紫貝闕兮珠宮此與詩之金玉  
其相何異天下人有金玉為之質者乎披薜  
荔兮帶女蘿此與贈之以芍藥何異文章不  
當如此說也豈謂怒三四而喜四三識出之  
白而性入之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奇夫長  
本非長短形之則長矣虎豹之形於犬羊故  
不得不奇也他皆倣此生云自然者非性不  
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與文學不  
相伴此喻也凡喻必以非類豈可以彈喻單  
乎是不根者也生稱以知難而退為謙夫無



難而退謙也知難而退宜也非謙也豈可見  
黃門而稱貞哉生以一詩一賦為非文章抑  
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耶真詩賦不是文章  
耶如詩賦非文章三百篇可燒矣如少非文  
章湯之盤銘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既  
為甲賦矣不得稱不作聲病文也孔子云必  
也正名乎既不以一第為事不當以進士冠  
姓名也夫煥乎郁之乎之文謂制度非止文  
詞也前者捧卷軸而來又以浮豔聲病為說  
似商量文詞當與制度之文異日言也近風  
偷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爭  
為虛張以相高自謾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  
呼阮籍為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  
罵宋玉為罪人矣書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契  
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  
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傳曰唯善人能受善  
言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問於湜者  
多矣以生之有心也聊有復不能盡不宣湜



再拜

以其人不稱才試而後驚

韓文公皇甫補闕見李長吉時年七歲二公不  
之信因面試高軒過一篇

蔣凝威通中詞賦絕倫隨計塗次漢南謁相國

徐公：見其人么麼不信有其才因試峴山  
懷古一篇凝於客位賦成公大奇之

令狐文公鎮三峯時及秋賦特置五場試第一  
場雜文第二場試歌篇第二場表檄先是盧

弘正一人就試來者皆慄縮而退馬植以將

家子來求薦文公與從事皆鄙之專令人伺

其詞句既而試登山採珠賦曰文豹且異於

驪龍採斯踈矣白石又殊于老蚌剖莫得之

衆皆大驚遂奪弘正解元矣

黎逵氣兒山野及第年初場後至便于簾前設

席主司異之謂其生踈必謂文詞稱是專令

人伺之句：來報初聞云何人徘徊曰亦是

常言既而將及數聯莫不驚歎遂擢為狀元



及第

王勃著滕王閣序時年十四都督閻公不之信  
勃雖在座而閻公意屬子婿孟學士者為之  
已宿構矣及以紙筆巡讓賓客勃不辭讓公  
大怒拂衣而起專令人伺其下筆第一報云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僧常談又  
報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聞之沉吟不言  
又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  
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當垂不朽矣遂亟請  
宴所極歡而罷

論

曰書云人無常師主善為師於戲近世浮薄  
率皆貴波生知恥乎下學質疑問禮者先懷  
愧色探微蹟與者翻汨沉流風教頹圯莫甚  
於此由是李華自曰師於茂挺李翱亦曰請  
益退之于時名遂功成才高位顯務乎矯俗  
以遏奔流盛則盛矣方之繆公以小吏一言  
北面而師之者可謂曠古一人而已有若考  
覈詞藝之臧否振舉後生之行藏非為立賢



所謂報國噫今之論者信僥倖之賊歟

唐摭言卷第六

公薦門生薦座主師友相薦附

崔郾侍郎既拜命於東都試舉人三署公卿皆  
祖於長樂傳舍冠蓋之盛罕有加也時吳武  
陵任太學博士策蹇而至郾聞其來微訝之  
乃離席與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偉望為明  
天子選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塵露向者偶見  
太學生十數輩揚眉抵掌讀一卷文書就而  
觀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若其人真王佐



才也侍郎官重必恐未暇披覽於是搢笏朗  
宣一遍郎大竒之武陵曰請侍郎與狀頭郎  
曰已有人曰不得已郎第五人郎未遑對武  
陵曰不爾即請此賦郎應聲曰敬依所教既  
即席白諸公曰適吳太學以第五人見惠或  
曰為誰曰杜牧衆中有以牧不拘細行間之  
者郎曰已許吳君矣牧雖屠沽不能易也

韓文公皇甫湜貞元中名價藉甚亦一代之龍

門也竒草公始來自江黃間置書囊於國東

門携所業先詣二公卜進退偶屬二公從容

皆謁之各袖一軸面贄其首篇說樂韓始見

題而掩卷問之曰且以拍板為什麼僧孺曰

樂句二公因大稱賞之間所止僧孺曰某始

出山隨計進退唯公命故未敢入國門荅曰

吾子之文不止一第當垂名耳因命於客戶

坊僦一室而居俟其他適二公訪之因大署

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幾官先輩不遇翌

日自遺闕而下觀者如堵咸投刺先謁之由



是僧孺之名大振天下

盧延讓光化三年登第先是延讓師薛許下為詩詞意入癖時人多笑之吳翰林融為侍御史出官峽中延讓時薄遊荆渚貧無卷軸未遑贖謁會融表弟滕藉者偶得延讓百篇融覽大竒之曰此無他貴不尋常耳於是稱之於府主成汭時故相張公職大租於是邦常以延讓為笑端及融言之咸所改觀由是大獲舉糧延讓深所感激然猶因循竟未相面後值融赴急徵尋入內庭孜孜于公鄉間稱譽不已光化戊午歲來自湘之南融一見如舊相識延讓嗚咽流涕於是攘臂成之矣

將仕郎守太子校書郎王泠然謹再拜上書相國燕公閣下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則僕所以有意上書於公為日久矣所恨公初為相而僕始摠角公再為僕方至學及僕預鄉舉公左官于巴丘及僕叅常調而公統軍于沙朔今公復為相隨駕在秦僕適



劾官分司在洛竟未識賈誼之面把相如之手則堯舜禹湯之正道稷契夔龍之要務焉得與相國論之乎昔者公之有文章時豈不欲文章者見之乎公未富貴時豈不欲富貴者用之乎今公貴稱當朝文稱命代見天下未富貴有文章之士不知公何以用之公一登甲科三至宰相是因文章之得用于今亦三十年後進之士公勿謂無其人何者長安令裴耀卿于開元五年掌天下舉擢僕高第以才相知今尚書右丞王丘于開元九年掌天下選授僕清資以智見許然二君者若無明鑒寧處要津是僕亦有文章思公見也亦未富貴思公用也此非自媒自衒恐不道不知有唐以來無數才子至于崔融李嶠宋之問沈佺期富嘉謨徐彥伯杜審言陳子昂者與公連飛並驅更唱迭和此數公者真可謂五百年後挺生矣天喪斯文凋零向盡唯相公日新厥德長守富貴甚善甚善是知天贊



明主而福相公當此之時亦宜應天之休報  
主之寵彌絳其闕匡救其災若尸祿備員則  
焉用彼相矣僕聞位稱燮理者則道合陰陽  
四時不愆則百姓無怨豈有冬初不雪春盡  
不雨麥苗繼日而青死桑葉未秋而黃落蠹  
蠢迷愚嗷々愁怨而相公溫眠甲第飽食廟  
堂僕則天地之一生人亦同人而怨相公也  
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言人君欲賢  
者而不用徒張此意厥災荒云大旱也陰陽  
不雨復曰師出過時茲謂曠其旱不生夫天  
道遠人道邇僕多言者也安知天道請以人  
事言之主上開張翰林引納才子公以傲物  
而富貴驕人為相以來竟不能進一賢拔一  
善漢高祖云當今之賢士豈獨異于古人乎  
有而不知是彰相公之暗知而不用是彰相  
公之短故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雲總積而  
便散雨垂落而復收此欲德不用之罰也仍  
聞六胡為彘日寇邊陲邦家連兵未往塞下



巴西諸將必不出師遇時之咎也四郊之多  
壘卿大夫之辱也不知廟堂肉食者何以謀  
之相公在外十餘年而復相位險阻艱難脩  
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今人室如懸磬  
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天則不雨公將若之  
何昨五月有恩百官受賜相公官既大物亦  
多有金銀器及錦衣等聞公受之面有喜色  
今歲大旱黎民阻饑公何不固辭金銀請賑  
倉廩懷寶衣錦於相公安乎百姓餓欲死公

何不舉賢自代讓位請歸公三為相而天下  
之人皆以公為亢極矣夫物極則反人盛必  
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老子曰功成名遂身  
退天之道也今富貴功成文章名遂唯身未  
退耳相公昔在南中自為岳陽集有送別詩  
云誰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則知虞卿非窮  
愁不能著書以自寬賈誼非流竄不能作賦  
以自安公當此時思欲生入京華老歸田里  
脫身瘴癘其可得乎今則不然忘往日之栖



遲貪暮年之富貴僕恐前途更失後悔難追  
主上以相公為賢使輔佐社稷若弃德不讓  
是癡明君之舉豈曰能賢僕見相公事方急  
不可默諸桃李公聞人之言或中猶可收以  
柔榆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此言雖  
小可以喻大相公五君詠曰淒涼丞相府餘  
慶在玄成蘇公一聞此詩移相公于荆府積  
漸至相由蘇得也今蘇屈居益部公坐廟堂  
投木報瓊義將安在亦可舉蘇以自代然後

為方朔之行抑又聞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報  
國之重莫若進賢去年赦書云草澤卑位之  
間恐遺賢俊且令兵部即作牒目徵召奏聞  
而吏部起請云試日等第全下者舉主量加  
貶削條目一行僕知天下父不舉子兄不舉  
弟向者百司諸州長官皆無才能之輩並是  
全軀保妻子之徒一入朝廷則恐出暫居州  
郡即思改豈有輕為進舉以取貶削今聞天  
下向有四百人應舉相公豈與四百人盡及



第乎既有第差由此百司諸州長官惧貶削而不舉者多矣僕竊謂今之得舉者不以親則以勢不以賄則以交未必能鳴鼓四科而裹糧三道其不得舉者無媒無黨有行有才處卑位之門及陋之下吞声飲氣何足算哉何乃天子令有司舉之而相公令有司拒之則所謂欲得不用徒張此意事與京房易傳同故天下以大旱相試事也去年所舉縣令吏部一例與官舉若得人天下何不雨賢俊之舉楚既失之縣令之舉齊亦未得夫有賢明宰相尚不能燮理陰陽而令庸下宰君豈即能緝熙風化相公必欲選良宰莫若舉前倉部員外郎吳太玄為洛陽令必欲舉御史中丞莫若舉襄州刺史靳清輦轂之路非太玄不可生台閣之風非靳不可僕非吳靳親友但以知其賢能相公有而不知之而不用亦已過矣抑又聞之昔閔子騫為政曰仍舊貫如之何必改作凡校書正字一政不得



入畿相公曾為此識見貞觀已來故事今吏部侍郎楊洎眼不識字心不好賢燕穢我清司改張我舊貫去年冬奏請自今以後官無內外一例不得入畿即知正字校書不如十鄉縣尉明經進士不如三衛出身相公復此改張甄別安在古人有坐釣登相立籌封侯今僕無尚父之謀薛公之策徒以仕於書苑生於學門小道違時大言祈相僕也幸甚幸甚去冬有書贈公愛子協律其詩有句云官微思倚玉文淺怯投珠呂氏春秋云嘗一變肉則知一鼎之味請公且看此十字則知僕曾吟五言則亦更有舊文願呈作者如公之用人蓋已多矣僕之思用其未久矣拾遺補闕寧有種乎僕雖不佞亦相公一株桃李也此書上論不兩陰陽乘度中願相公進賢為務下論僕身求用之路事繁而言不典理切而語多忤其善也必為執事所哂其惡也必為執事所怒儻哂既怒罷方解則僕當持舊



文章而再拜來也

韓偓天復初入翰林其年冬車駕出幸鳳府偓

有扈從之功返正初上面許偓為相奏云陛

下運契中興當復用重德鎮風俗臣座主右

僕射趙崇可以副陛下是選乞迴臣之命授

崇天下幸甚上加歎翌日制用崇暨兵部侍

郎王贊為相時太祖在京太祖也素聞崇之

輕挑贊復有嫌豐馳入請見於上前具言二

公長短上曰趙崇是偓薦時偓在側梁主叱

之偓奏曰臣不敢與大臣爭上曰韓偓出尋

謫官入闕故偓有詩曰手風慵展八行書眼

暗休看九局圖窓裏日光飛野馬按前筠管

長蒲蘆謀身拙為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

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試齊竽

崔顥薦樊衡書夫相州者先王之舊都西山雄

崇足是秀異竊見縣人樊衡年三十神爽清

晤才能絕倫雖白面書生有雄膽大略深識

可以執時俗長策可以安塞裔藏用守道實



有歲年今國家封山勒崇希代罕遇含育之  
類莫不踴躍况詔徵隱逸州貢茂異衡之際  
會千載一時君侯復躬自執圭陪臺日觀此  
州名藩必有所舉當是舉者非衡而誰伏願  
不棄賢才賜以甄獎得奉大禮升聞天朝衡  
因此時策名樹績報國崇家令當代之士知  
出君侯之門矣願不勝區區敢聞左右俯伏  
階屏用增戰汗

願薦齊秀才書某官至辱垂下問令公舉一人  
可管記室之任者愚以為軍中之書記節度  
使之喉舌指事立言而上達思中天心發號  
出令以下行期悅人意諒非容易而可專據  
竊見前進士高陽齊孝若考叔年二十四舉  
必專授文皆雅正詞賦甚精章表殊健疏眉  
目美風姿外若坦蕩中甚畏慎執事儻引在  
幕下列于賓佐使其馳一檄飛書必能應馬  
上之急求言腹中之所欲夫掇芳刈楚不棄  
幽遠况孝若將門子弟射策甲科家居君侯



之字下且數年矣不勞重幣而獲至寶甚善  
甚善雄都大府多士如林最所宜知者斯人  
也請為閣下記其若此唯用與捨高明裁之  
謹載拜

李翱薦所知于徐州張僕射書翱載拜齊桓公  
不疑于其臣管夷吾信而伯天下攘戎狄匡  
周室存荆楚服諸侯無不至焉豎刁易牙信  
而齊國亂身死不及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  
反者數世桓公之信于其臣一道也所信者  
得其人則格于天地功及後世不得其人則  
不能死其身知人不易也豈唯霸者焉雖聖  
人亦不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皆立於朝堯  
能知舜於是乎放驩兜流共工殛鯀竄三苗  
舉禹稷臯陶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  
三載四海之內遏密八音後世之人皆謂之  
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  
之徒於朝禹稷臯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  
用則堯將不能得無為爾豈復得曰大哉堯



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  
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滅之蓋齊滅之曷為  
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  
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  
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  
諱也繼絕存亡賢者之事管夷吾用所以能  
繼絕存亡用賢耳矣豎刁易牙用則不能也  
向使桓公如不用管夷吾未有豎刁易牙爭  
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  
而終身諱其惡君子之樂用賢也如此始不  
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  
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  
勞於擇賢得其人措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  
而已矣茲天子之大臣有土千里者孰有如  
閣下之好賢不倦者焉蓋得其人亦多矣其  
所求而得而不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  
士也伏聞閣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疾  
死昌黎韓愈得古人之遺風明於理亂根本



之所由伏聞閣下復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  
愈為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用觀愈皆豪傑之  
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千  
年無如其人者焉聞閣下皆得而知之皆不  
得而用之翔實為閣下惜焉豈為一人而已  
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為閣下惜之矣茲有  
平昌孟郊賢士也伏聞閣下舊知之郊為五  
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  
朝二謝郊能兼其躰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  
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其有高處在無上其  
事處下頌兩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  
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豈欺天下之  
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  
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  
礙誰為天地寬其窮也甚矣復有張籍李景  
儉者皆奇才也未聞閣下知之凡賢士奇人  
皆有所負不苟合于世是亦雖見之難得而  
知也見而不能知如勿見而已矣是以知其



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  
盡其材如勿用而已矣能盡其才而容讒人  
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才而已矣故見賢而能  
知而能用而能盡其才而不容讒人之所間  
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皆來其一  
賢士也其一常之人也待之禮貌不加隆  
焉則賢者往而常之人必日來况其待常之  
人加厚則善人何求而必來哉孔子曰吾未  
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賢者不好色而好德者  
雖好色而好德者色與德均好者復其次也  
雖好德而不好色者天下士也不好德而好  
色者窮矣人有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  
之人必竭其才求之而無愛矣有人告曰某  
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  
焉是豈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別  
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書作  
春秋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  
其道則夷狄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



亦不能日往而拜之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  
無益于人雖孔聖之廟猶不能朝夕而事焉  
有待於人而不能得善人良士則不如無待  
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為他人所  
得而大有立于世與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  
二者卒然有一於郊之躰其為惜之不可既  
矣閣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奈  
何翺窮才也直詞無讓非所宜至于此者也  
為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  
多言者也翺載拜

贊曰舉孤弃讎聖人所美下礮蔽善匹夫所鄙  
懿彼數公時行時止守道克勤薦賢不倚冷  
然所尚鴻儒不為矣



唐摭言卷第七

起自寒苦

不第即貴附

武德五年李義琛與弟義琰從弟上德三人同  
舉進士義琛等隴西人世居鄴城國初草創  
未定家素貧乏與上德同居事從姑定省如  
親焉隨計至潼關遇大雪逆旅不容有咸陽  
商人見而憐之延與同寢處居數日雪霽而  
去琛等議鬻驢以一醉酬之商人竊知不辭  
而去義琛後宰咸陽召商人與之抗禮琛位



至刑部侍郎雍州長史義琰相高宗皇帝上  
德司門郎中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昭寺木蘭院隨僧齋  
食諸僧厭怠播至已飯矣後二紀播自重位  
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題已皆碧紗幕其  
上播繼以二絕句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  
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  
白頭上堂終了各西東慙愧闍黎飯後鐘二  
十年未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鄭郎相公初舉遇一僧善氣色謂公曰郎君貴  
極人臣然無進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即一生  
厄塞既而狀元及第賀客盈門唯此僧不至  
及重試退黜唁者甚衆而此僧獨賀曰富貴  
在裏既而竟如所卜

李絳趙郡贊皇人曾祖貞簡祖周官終襄絳絳  
為名相絳子璋宣州觀察楊相公造白檀香  
亭子初成會親賓樂之先是璋潛遣人度其  
廣狹織一地毯其日獻之及收敗璋從坐璋



子德璘名過其實入梁終夕拜

徐商相公常於中條山萬固寺泉入院讀書家

廟碑云隨僧洗鉢

韋令公昭度少貧窶常依左街僧錄淨光大師

隨僧齋粥淨光有人倫之鑒常器重之

好放孤寒

元和十一年歲在丙申李涼公三十三人皆取

寒素時有詩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

同得仙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

李太尉德裕頗為寒進開路及謫官南去或有

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

昭宗皇帝頗為寒進開路及謫官南崔合州勝

放但是子第無問文章厚薄隣之金瓦其間

屈人不少孤寒中唯程晏黃滔檀場之外其

餘以呈試考之濫得亦不少矣然如玉貞白

張蠙詩趙觀文古風之作皆前輩之閭闔者

也

升沉後進



太和中蘓景徹張元夫為翰林主人楊汝士與  
弟虞卿及漢公尤為文林表式故後進相謂  
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  
大中咸通中盛傳崔慎由相公嘗寓尺題於知  
聞或曰王凝裴瓚舍弟安潛朝中無呼字知  
聞廳裏絕脫靴賓客凝終宣城瓚禮部尚書  
潛侍中

太平王崇實賢二家率以科目為資足以升沉  
後進故科目舉人相謂曰未見王實徒勞謾  
走

奇章公始舉進士致琴書灞滻間先以所業謁  
韓文公皇甫員外時首造退之退之他適第  
留卷而已無何退之訪湜遇奇章亦及門二  
賢見刺欣然同契延接詢及所止對曰某方  
以薄技卜妍醜於崇匠進退唯命一囊猶寘  
於國門之外二公披卷、首有說樂一章未  
閱其詞遽曰斯高文且以拍板為什麼對曰  
謂之樂句二公相顧大喜曰斯高文必矣公



因謀所居二公沉然良久曰可於客戶坊稅  
一廟院公如所教造門致謝三公復誨之曰  
某日可遊青龍寺薄暮而歸二公其日聯鑣  
至彼因大署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謁幾官  
先輩不遇翌日輦轂名士咸往觀焉奇章之  
名由是赫然矣

論曰馬不必騏驎要之善走浴不必江海要之  
去垢

苟華而不實以比周鼓譽者不為君子腹誹  
鮮矣

知己

張燕公知房太尉獨孤常州知梁補闕二君子  
之美出於李翱上楊中丞書云竊以朝廷之  
士文行光明可以為進所進歸者不過十  
人翱亦常伏其門下舉其五人則本無誘勸  
之心雖有卓犖奇怪之賢固不可得而知也  
其餘或雖知欲為荐言於人復惧人不我信  
固人之所不信復生疑而不信自信猶亦不



固矧曰能人之固是以再往見之或不如其  
初三往復不如其再若張燕公之於房太尉  
獨孤常州之於梁補闕者死不見一人焉  
李翱感知已賦序貞元九年翱始就州序之貢  
與人事其九月執文章一通謁右補闕梁君  
當此時梁君譽塞天下屬詞求進士奉文章  
走梁君門下者蓋非虛日梁君知人之故也  
亦既相見遂於翱有相見之道焉謂翱得古  
人之遺風期翱之名不朽於無窮許翱以拂  
拭吹噓翱初謂其面相進也亦未幸甚十一  
月梁君遘疾而殆翱漸游於朋友公卿間往  
往皆曰吾既藉子姓名於補闕梁君也翱延  
知其非面進也當時意謂先進者遇人特達  
皆合有此心亦未謂知己之難得也梁君歿  
于茲五年翱學聖人經籍教訓文句之為文  
將數萬言愈昔年見梁君之文弗啻數倍雖  
不敢同德於古人然亦幸無忤於中心每歲  
試於禮部連以文章罷黜名聲晦昧於時俗



人皆謂之固宜然後知先進者遇人特達亦  
不皆有此心迺知己之難得也夫見善而不  
能知雖善何為知而不能譽則如弗知譽而  
不能深則如勿譽深而不能久則如勿深久  
而不能終則如勿久翺雖不肖幸辱梁君所  
知君為之言於人豈非譽歟謂其得古人之  
遺風豈非深歟而逮及終身豈非久歟不幸  
梁君短命遽歿是以翺未能有成也其誰將  
繼梁君之志而成之歟已焉哉天之遽喪梁  
君也是使予之命久屯遭阨窮也遂賦知己  
以自傷其言怨而不亂蓋小雅騷人之餘風  
也

李元賓曰觀有倍年之友朱巨源

李華撰三賢論

劉昫 齊虛 蕭穎士

或曰吾讀古人

之書求古人之賢未獲遐叔謂曰無世無賢  
人其或世教不至淪於風波雖賢不能自辨  
况察者未之究尔鄭衛方奏正聲間發極和  
無味至文無采聽者不達反以為怪謫之音



太師樂工亦朱容而止曼都之姿雜為顛顛  
縕臬蒙蕭艾美醜夷倫目以為陋此二者既  
病不自明復求者亦昏將割其善惡在遷政  
化端風俗則賢不肖異貫而後賢者自明而  
察者不惑也予兄事元魯山而友劉蕭二功  
曹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略  
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紀天下劉之志行  
當以中古易今世元齊愚智劉感一物不得  
其政蕭呼吸折節而獲易元之道劉之深蕭  
之志及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  
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太亟獎能太  
重元奉親孝而樂天知命以為王者作樂崇  
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極致也而詞  
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詞協商周  
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儒史官  
之家兄弟以學著乃述詩書禮易春秋為古  
五說條貫源流脩古今之變推是而論則見  
劉之深矣蕭以詩書為煩尤罪子長不編年



乃為列傳後代因之非典訓也將正其失自  
春秋三家之後非訓齊生人不錄以序續修  
以迄于今志就而歿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  
矣元據師保之席瞻其人劉脩卿佐之服居  
賓友之地言理亂根源人倫隱明參乎元精  
而後見其妙蕭若百鍊之鋼不可屈抑當廢  
興去就之際一生一死之間而後見其大節  
視聽過速欲人之如我志與時多背常見詬  
於人中取其節之舉足可以為人師矣學廣  
而不遍精其貫穿甚于精者文方復雅尚之  
至當以律度百代為任古之能者往、不至  
焉超忽蹈厲可為知者言也茂挺父為莒丞  
得罪清河張惟一時佐廉使按成之茂挺初  
登科自洛還莒道邀車發辭哀乞惟一涕下  
即日捨之且曰蕭贊府生一賢方資天下風  
教吾由是得罪無憾也夫如是得不謂之孝  
乎或曰三子者各有所與遐叔曰若太尉房  
公可論名公矣每見魯山即終日歎息謂余



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盡矣若司業蘇  
公可謂賢人矣每謂當時名士曰僕不幸生  
於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廣平程休士美  
端重寡言河間邢宇深明操持不苟宇弟苗  
次宗和而不流南陽張茂之季豐守道而能  
斷趙郡李寧伯高含大雅之素寧族子丹叔  
南誠莊而文丹族子惟岳謀道沉遠廉靜梁  
國喬澤德源昂之有古風弘農楊極士扶敏  
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古河東柳識  
方明遐曠而才是皆慕元者也劉在京下常  
寢疾房公時臨扶風聞之通夕不寐願謂賓  
從曰即若不起無復有神道尚書劉公清言  
見皇王之理矣殷直清有識尚恨言理少對  
未劉面常想見其人河東裴騰士舉朗邁真  
直弟霸士會峻清不雜隴西李廙敬叔堅明  
冲粹范陽盧虛舟幼真質方而清顏川陳讜  
言士然讀而不厭渤海吳興宗秀長專靜不  
渝顏川陳謙不器行古人之道渤海高適達



夫落、有奇節是皆重劉者也工部侍郎常  
述修國史推蕭同事禮部侍郎楊俊掌貢舉  
問蕭求人海內以為德選汝南邵軫締鄉有  
詞學標幹天水趙驛雲卿才美行純陳郡殷  
寅直清達於名理河南源衍秀融粹而復微  
會稽孔至惟微述而好古河南陸據德鄰恢  
恢善於事理河東柳芳仲敷該博故事長樂  
賈至幼鄰名重當時京兆常收仲成遠慮而  
深南陽張友略維之履道体仁友略族弟邈  
季遐温其如玉中山劉穎士端踈明簡暢穎  
川韓極佐元行略而文樂安孫益盈孺温良  
忠厚京兆韋建士經中明外純穎川陳晋正  
卿深於詩書天水尹微之誠貫百家之言是  
皆後於蕭者也茂挺與趙驛邵軫洎華最善  
天下謂之蕭李之交殷寅源衍睦於二交間  
不幸元罷魯山終于陸渾劉避地逝于安康  
蕭歸葬先人歿于汝南今復求斯人有之無  
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賢不登尊位



不享下壽居委順賢人之達也不蒙其教生  
人之病余知三賢也深故言之不作一云李

華復友權臯張友略出臯墓銘也

顏真卿與陸據柳芳善

杜紫微覽趙渭南卷早秋詩云殘星幾處鴈橫

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吟咏不已因目嘏為趙

倚樓復有贈嘏詩曰命代風騷將誰登李杜

壇灞陵鯨海動翰苑鶴天寒今日訪君還有

意三條冰雪借予看紫微更寄張祐略曰曉

在眼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

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

貞元中李元賓韓愈李絳崔群同年進士先是

四君子定交久矣共遊梁補闕之門居三歲

肅未之面而四賢造肅多矣靡不偕行肅異

之一日延接觀等俱以文學為肅所稱復與

以交遊之道然肅素有人倫之鑒觀愈等既

去復止絳群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

名然二君子位極人臣勉旃勉旃後二賢果



如所卜

李華著含元殿賦蕭穎士見之曰景福之上靈  
光之下白樂天初舉名未振以詩詩謁願况  
况曰長安百物貴居大不易及讀至賦得原  
上草送友人詩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况歎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難老夫前  
言戲之耳

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道未甚振因以所業贄  
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揚眉謂之曰

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蔣凝江東人工於八韻然其形不稱名隨計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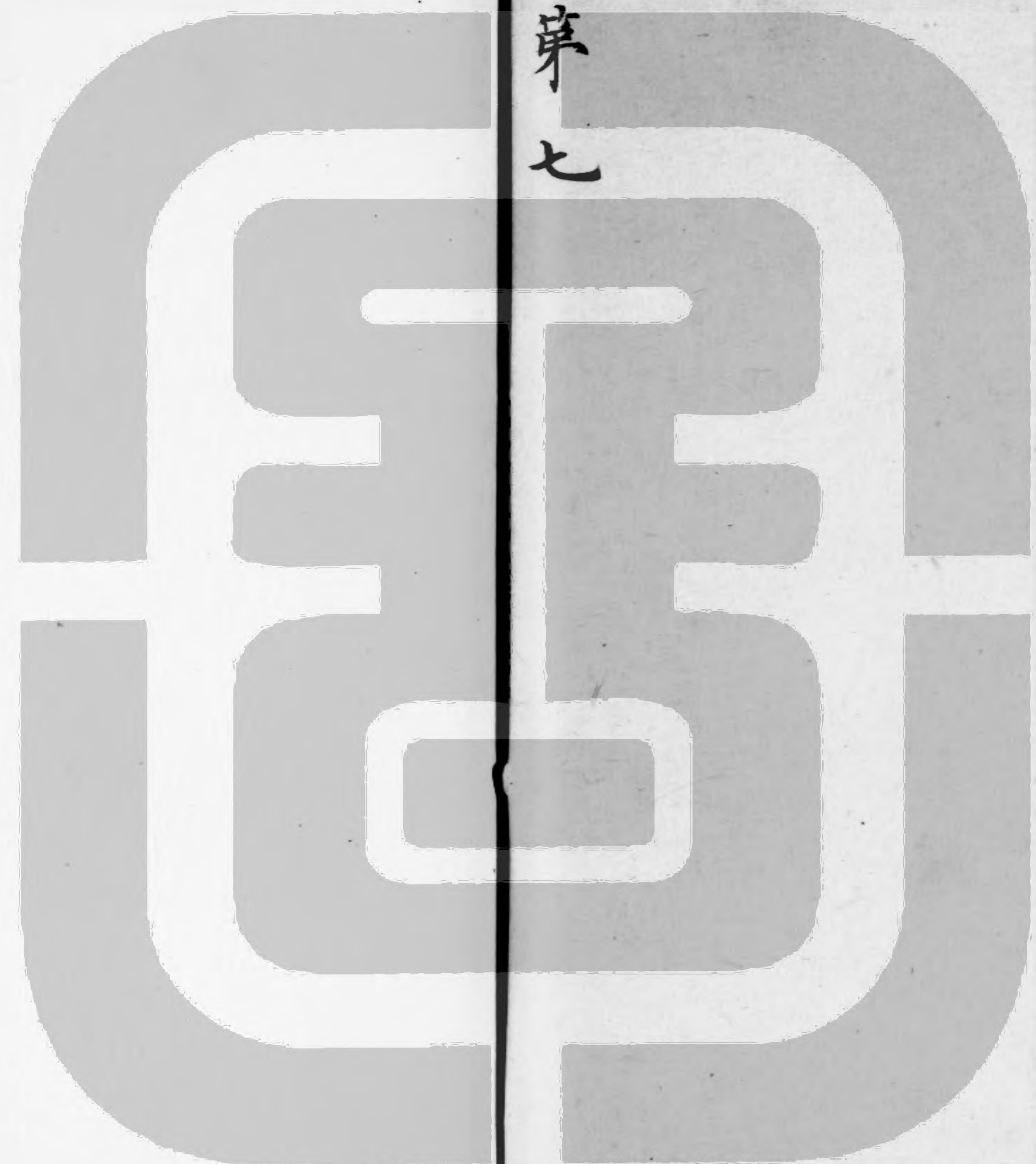
次襄陽謁徐相公商疑其假手因試峴山懷  
古一篇凝於客次賦成尤得意時溫飛卿居  
幕下大加稱譽

論曰夫求知者匪言不通既通者匪節不合得  
之于內失之于外萬不能移也所以越石  
父免于羈束未旋踵而責以非禮善窺其合  
而已矣其有屬詞叙事言雖訐知之者不其



咎歟苟異於是其如險詖何

唐摭言卷第七



兼牧  
堂書  
畫印



